鱼，我所欲也（外一篇）

紫阳 程楚安

“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中学时读西汉刘向的《冯谖客孟尝君》虽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小时候无论是看电影或是连环画（那时叫娃娃儿书）还是小说，每遇此画面和场景，看土豪劣绅和伪军汉奸坏人肥吃海喝大快朵颐，我也是食指大动，直咽口水。

我出生并成长在汉江边，小时候常常在吊脚楼上看江水流泻，看帆船靠岸下滩，也常见纤夫喊着号子艰难地拉纤爬行……河对岸的瓮儿山仙人洞下有一巨石，汉江任河两水在此交汇，形成巨大漩涡，似鸳鸯戏水，也呈《易经》之“水火既济”之象。巨石上常有人腰上绑上绳子在此捞鱼，说是此处水流湍急，鱼常逆流而上，鱼大且鲜美。想那北宋的张伯端（道号紫阳）也好吃鱼，据《临海县志》记载，说张伯端有一天在官邸办事，家里便差人给他送饭，同事知道他嗜鱼，便把鱼藏在房梁上戏弄他。张找不到鱼，便怀疑是送饭的丫鬟偷吃了，回家后重罚了她。丫鬟羞愧难当，百口莫辩，含恨自尽。这件事过去后就逐渐被他淡忘了，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梁上往下掉蛆虫，才找到了藏在梁上的烂鱼，此时，张伯端方知原来是自己冤枉了丫鬟。经此一事，遂决定辞官不做，专心悟道。或许他辗转千万里觅得此处修道成真，是否与鱼有关？

我也好吃鱼。小时候也爱约伴在河坝浅水边砸鱼、捉鱼，那时汉江水真是清澈见底，卵石可见，游鱼可数。我们常常就在河边将逮住的鱼用火烤了吃。从小就听大人常说汉江最好吃的是“边、白、鲤、鲫（鱼）”，当然，鲶鱼、红尾巴鱼、黄颡鱼、黄剑（鳡鱼）以及鳜鱼等也很鲜美。20世纪80年代在西安上学时，那时凭饭票吃饭，不是食堂制，常有关中及陕北的同学将鱼和陕南的同学换菜吃，他们说鱼有刺不好弄出来，吃起来麻烦。其实越好吃的鱼刺越多且细。作家张爱玲曾怨恨鲥鱼多刺，成为她的一大遗憾。此时我又想起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农民挑粪经过我家房背后，因饥饿而摔倒，婆婆听说后赶紧和面炕了几个软饼子让我送去，算是救了他，其实那时我们的粮食也不够吃。又过了两年，婆婆病重，不思饮食，从我家房前坎下遇一手拎10多斤重鲶鱼的农夫，父亲对他说老人病重欲购鱼熬汤，此农夫原是挑粪摔倒者，忙说“程婆婆是好人”，遂象征性地收了点钱便将鱼卖给了我们。婆婆每日喝碗鱼汤，几天后竟好了！自此我始信因果有缘。

在紫阳有一风俗，在婴儿将断奶时要开荤，便是清蒸一条鱼，以适应以后的饭食生活。每当春节来临，每家每户必买一条鱼，即使没有鲜鱼，哪怕是冻带鱼，以求来年吉祥如意，年年有余（鱼）！就连紫阳年三十团圆的年夜饭蒸盆子里也要用蛋饺包成金鱼状，以讨个好彩头。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乃是告诫统治者要无为而治，不可扰民，尤其不能乱折腾。与鱼有关的多是美好的，从汉字的鱼羊为“鲜”到成语鱼跃龙门、沉鱼落雁、鱼米之乡、鱼水之欢、鱼水情深、鱼鱼雅雅、鱼水和谐等等。最早距今约7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曾出土有人面鱼陶盆，反映出母系社会“寓人于鱼”的特殊感情，也反映了人类早期生殖图腾崇拜。

孟子曾说过：“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意思是，不要用细密的渔网在池塘里捞小鱼，这样才会有更多的鱼吃。近几十年的大肆捕捞导致中国大江大河甚至大海，鱼类资源渐趋匮乏，有的甚至几近灭绝。现在国家明令长江禁捕10年，而汉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也禁捕禁捞，这也是功及子孙泽被后世的壮举。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二者不可兼得，而我愿舍熊掌而得鱼。

“过早”其实是早餐

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

小时候我们把早餐称为“过早”，那是因为紫阳湖广移民多，随湖北叫的。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我，那时早上也没有什么吃的，上学时烤个红苕或是几个洋芋，要么就是把头天的剩米饭剩菜用开水泡着吃，有点类似上海人的“水泡饭”，好不容易吃上一根油条（那时叫油馃子），沾在手上的油是舍不得擦掉先是用舌头舔一舔，然后还在头发上抹一抹，别人便知道你吃油馃子了，那眼光满是羡慕。

现在的紫阳城早餐算不上丰富，却也不能说单调。新疆的拉条子、兰州的牛肉拉面（兰州只叫牛肉面）、重庆小面、沙县小吃、岐山酸汤面、广东的肠粉、江西的瓦罐汤、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广西的螺蛳粉、贵州的羊肉粉、北京的炸酱面、天津的煎饼果子、福建的馄饨、四川的抄手（又叫包面）、潼关的肉夹馍、关中的扯面、秦傅家凉皮、汉中的菜豆腐及热面皮以及安康的蒸面等也都有，虽不是很地道却也能吃。这都得益于连锁加盟，更多的是紫阳外出务工人员学了手艺又返乡创业，我们才有了丰富的早餐。而紫阳本地的水煎包、豆腐包子、粉条包子、烫面饺子、洋糖饺子、米浆馍、浆粑馍、油糍、焦盐饼子、肉夹馍菜夹馍、煎饼应有尽有，有人也喜欢早上吃上一碗苞谷糊涂儿。

紫阳也有羊肉泡，但熬的羊肉汤不地道，原来县城的翁家、常家、禹家、班家及马犍娃子的羊肉泡还可以，但近十多年他们都没做了！而我早上想吃这一口便要起早贪黑乘5点的火车往西安的北院门或西羊市桥梓口大皮院小皮院洒金桥吃肉烂汤清的水盆羊肉，北院门吃的是热闹而洒金桥吃的是地道。“春发生”的葫芦头泡馍也是我的至爱，当然，小南门外门店简陋但味正的葫芦头泡馍配上一碟梆梆肉，这时喝上二两白酒那就再好不过了。现在安康城的东关、西堤以及江北的新月饭店的羊肉汤也很好。安康也有了“春发芽”葫芦头泡馍，我也常去。紫阳任河漂流景区旁有一“老支书”农家乐，其炖的羊肉汤及小炒也很有味道，只是要提前约。

在我吃过的早餐里我时常怀念广州的早茶、上海豫园南翔小笼包、扬州的三丁包、海口的清水煮鱼、武汉的热干面、北京的打卤面、郑州的烩面片、山西的刀削面、上海的阳春面及葱油面、成都的担担面及宜宾的燃面、陕北的羊肉揪面片、旬阳的两掺面及二杆子面、汉阴涧池的烩面片，还有小时候婆婆做的手工擀面，当然最难忘的还是苏州的三虾面！

我以为北方的面吃的是豪放，有如“大江东去”，而南方的面吃的是婉约，好比“小桥流水”“杨柳岸晓风残月”，北方的臊子和南方的浇头则是面的灵魂。

昔日上海滩大亨杜月笙曾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当然这就不是吃面而是处世的哲学了！

蜀河水龙

赵云中

炎夏了，天又燥热起来，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它。

在华夏大地的许多县区城镇，逢年过节都有玩龙的习俗。所玩之龙大致有灯笼、滚龙、板凳龙等等，欢度节日，十分喜庆，十分热闹。唯独处于汉水流域的旬阳市蜀河镇有点特别，它在灯笼、滚龙之外，还玩一种龙，这种龙，别具一格，造型别样，玩法别样，不烧花子，专泼水，称为“水龙”。

玩耍这个水龙没有固定的时间，也不在年节里，而是在大旱久旱之年，用尽各种方式方法求神拜佛，叫天不应，求雨不得，城乡的人们万般无奈了，此时就要拿出大招，玩这种“水龙”。可以想见，此时的天气必是烈日当空，燥热无比，禾苗干枯，“赤地千里”。

这个水龙的制作十分特别，是以粗的竹篾做骨架，扎成龙形，而后折来大量柳枝柳叶，抑或有少量其他树枝树叶，以柔韧的为好。缠绕在竹篾骨架上，便成了一条有模有样的丰满的龙，总长11节或13节（不知因何，忌讳12节），约20米左右。龙头上的嘴巴、舌头、鼻子、眼睛、龙角、龙须等等，一应俱全，一丝不苟。

玩法也很特别。在正式出龙之前，先要把水龙擎到镇中心大桥内侧黑沟里的龙王庙，烧香烧表鸣放鞭炮祭拜龙王，给水龙求得神魂，使神形合一，这才“活”了，方可镇妖降魔，方可完成求雨的使命。

接下来就该走上街巷正式登场了。哦，不，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去捉拿制造干旱的妖魔“旱獒”（蜀河方言，“獒”发音“庄”）。

去哪儿捉拿？“旱獒”藏在哪儿呢？疑点指向庙宇：杨泗庙，黄州馆，江西馆，三义庙……得挨个儿去搜寻。这是笨办法，费力劳神，找到天黑，纵使捉到了，还能上街舞龙求雨吗？当然不行。得动脑筋分析判断，最有可能会藏在哪儿？“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大伙合计认定，最有可能是在杨泗庙或者黄州馆，因为那两座庙宇建筑宏大，结构复杂，便于躲藏。十有八九，就这两处。目标既定，便分头行动，没费太大周折，果然在杨泗庙戏楼顶上抓住了他。他藏得就像民国时期电影《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一样神秘。

抓住了，立即五花大绑。“旱獒”满脸五花六道，被画得鬼眉日眼，比京剧里的大花脸还难看，真如魔鬼一般，好生吓人，尤其孩童见了，直往妈妈身后躲。“旱獒”作为制造干旱的“罪魁祸首”，用绳索牵住，被推搡着走在水龙前面，走上大街，游街示众，任冷水迎面瓢泼，发泄愤恨，遭受惩罚。

耍水龙的人脱得赤裸，只穿一条短裤，擎着水龙一边跑，一边摇，一边滚，一边呼叫着，硬把一条柳叶龙玩成活龙；一边又任由一街两行的人，用瓢盆泼水，用“水枪”喷水。猛烈时，紧闭双眼，凭着感觉奔跑前行。

“水枪”是商家店铺买来专门用于喷洒水龙的。黄铜造的，约一米长短，扦面杖般粗细，外面一根粗管套着里面一根细管，可以上下滑动。管的上端有一个黄豆大小的眼儿，算是喷头；下端有筛眼，利于过滤杂物。使用时，把下端扎进水桶或水缸，握住上端套管，用力上下滑动，水就喷得老远老高，十分有劲。就像而今拍摄电视剧的人造“倾盆大雨”似的。

水龙听不懂人的语言，但在舞动中，在泼水中，在人们的揖拜中，在人们的呼喊中，明白了人的心思。它的神魂激动起来，升腾起来，飞跃起来，直上云天，奔往天宫，去拜奏玉皇大帝，禀报人间的旱情，转达百姓的乞求，叩请玉帝速速布云播雨，以解人间“赤地千里”之灾苦，以解救干旱的庄稼和枯萎的树木花草。

水龙舞过的街巷，有如暴雨过后，街道两侧水流哗哗，裹挟路面泥土，奔流而去，流向河滩，流入汉江。留下清洁湿滑的街面，干净多了，清新多了。但空气湿度加大，更加闷热沤人。

水龙神魄完成使命，自天宫返回时，已是黄昏，人也累了，龙也累了，便前往龙王庙歇着；同时给龙王添油上香进“贡献”，加倍敬奉。

次日继续上街舞龙求雨，直到感动玉皇大帝，批准降雨，交龙王执行。

水龙求雨之后，龙王是否执行了玉帝的指令，布云播雨，我记忆模糊了。记得清楚的就是这“水龙”的形象和它舞动的姿态，玩耍的热闹，以及那个“泼水节”带给我们孩童的乐趣。

而今，这个记忆已经久远了，“水龙”也近乎失传了。不过，如果剔除它的神道色彩，单纯作为一个特色旅游项目，安排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拿出来表演表演，既传承了民俗遗产，又丰富了旅游文化，兴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汉江随笔

岁月吟（组章）

紫阳 叶松成

转眼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一

转眼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那些被内心涵养的东西，
已翻越情感的堤坝，寻找奔逃的路径。
乘坐莲花，归属的意义，
从禅定的眸子悠然滑过.
一对透明的翅膀，抖动音乐的节奏，
此时，空气开始甜润。
关闭的窗户，其实已然洞开，
春花绚烂依旧。诗化的语言，被风信子带来，
散落在一部厚书的缝隙，根须慢慢变壮。
敲钟人身躯高大，
沐浴在黄昏的余晖里，
正用十二分的虔诚撞击自己——
一下、两下……

二

转眼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一曲歌谣从幼年唱到现在，
烫一壶酒吧，往昔的椅子安静地等待，
几枚青果，泛着泪光……
夜色凝重，前世今生的疑问，
在萤火虫的尾稍忽闪。
掐着指头，时间的痛深深扎在心上，
谎言与真实溶化在同一杯水里，
其实，分辨早已失去了意义。
揣摩熬白了青丝，
关于风景，总能编纂成一摞记忆。
静谧的月夜琴音柔美，
爨一堆蓝色的篝火吧，
与爱人围坐一起，让心与心再暖一次……

三

转眼间，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春华秋实，土地的契约，感动了所有的种子。
季节带着生命的体温，
在旷野里丈量孵化的场所。
捕捉，春风从胁下穿过，栖息在河岸的柳枝上，
摇摆的风韵让三月迷离……
奢靡在风华之前，渐渐谢落，
无奈堆积的枯萎，将肥壮一段鲜嫩的日子……
虫鸣可闻，鸟声啾啾，
烟雨中，拔节的庄稼青葱郁郁，
归于懵懂的意识，突然间醍醐灌顶，
一滴清露落下，在莲花的蕊中芬芳四溢，
此时，钟声宏远——
三下、四下……
老了，不只是一个词汇

老了，不只是一个词汇。
颤颤巍巍，拄着拐杖，叩问路的长度。
很多断断续续的思维，常常在黑夜溜出去，
与散落在户外的消息，促膝长谈……
记忆中的面孔，浮现在一些绽放的涟漪里，
徐徐扩散、徐徐消弭，
而一对眸子，还留在黑白的镜头，
眨呀眨的，向远方注视……

老了，不只是一个词汇。
故事的结局，构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
一些偶遇、惊喜还有猝不及防的尴尬，
总会在某个时候，走出封存的文档，
不经意中摇曳出丰赡的内容……
语言变得磕巴，健忘在完成一种品味后，放弃了回去的路。
悲剧与喜剧，有时轻松地交织，
一切随缘、随性、随意……
树干皲裂，指向天空的枝桠，却骨骼苍劲，
风化褪去了皮肉，点睛的笔墨，皴染在岁月的宣纸上，
常有青春的线条弹动……

老了，过程和结局，仿佛还蕴涵着一种劲道，
比起叶芝的诗，似乎多了一些奔涌的气血，
对于逝去的片段，如数家珍，
隐藏在字符中的意义，
即或是忧伤的刺痛，都足以让人心跳许久……

记忆中的炊烟

一日三餐，灶火熊熊，
温馨的油香，常能唤起味蕾的蓬勃，
炊烟，是一个忠实的信使，
南山或是北坡，耕田或是犁坝。
家的味道，常常被炊烟衔来，
嗅一口，就能准确地分辨出——
柴草的干湿、菜肴的种类、主食的香浓……
早晨，炊烟匆忙而疏淡；
晌午，炊烟厚实而沉缓；
傍晚，炊烟明净而安详……
炊烟的聚散，报道着生活的内容，
报道着一种或苦或甜的滋味。
日月行走，岁月蹉跎，
拥有炊烟的日子，人的筋骨硬朗，
粗瓷大碗，每天都能盛满生活的充实与喜悦……

如今，村庄远了，瓦舍远了，熊熊的灶火远了，
没有了炊烟，田野的谷物，
仿佛一下子失去了自然的的韧性……

怀念劳动

手上的老茧正在蜕化，
像玉米的味道正在失去太阳的元素。
泥土的成色早已被人唾弃，
父辈们耕耘的天地，只剩下了一缕细微的呼吸。
我的抱怨，被很多人藐视，
在一片片风景树里，没有找到自然的根须。
人造的景观，已经难分真假，
也许，在某一天我们自己也分不清自己！
怀念劳动，是因为汗水能让我们变得真实。
玉米和稻穗，蛙声和蝉鸣，
季节在农家的院子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劳动一天，酸软的筋骨，
在土炕上可以随意放松。
睡在与土地最近的距离，
父辈中没有一个灵魂走失的……

迁　徙

山梁上，炊烟消散了。
瘫软的老屋，在最后一场暴雨中，
遗骸彻底被泥水掩埋。
除了石头，一切都在繁殖——
葛藤缠绕着大树，青葱遮蔽了曲曲的路径……
迁徙了，夕阳懒散地拨弄一树秋寒的红叶，
牛的哞声，空旷而悠长……
山梁横亘在雾霭中，那些世代寄居的生灵和血肉，
走了，一户、一户……
去了山外、去了城里，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山梁留下来，就像随手丢弃的一根肋骨……
艰难的日子，迁徙成为必然，
因为生存，因为苦熬的光景需要希望来拨亮……
然而，少了一根肋骨，
你是否感觉到了一种隐隐的痛？

转角处

就那么一闪身，不见了。
巷子的转角处，幽静而又清雅，
一树巨大的芭蕉，伸出宽大的叶片……
裙裾有些飘忽，像五月的一朵云，
芭蕉的浓阴，悄然掩盖了轻妙的踪迹……

转角处，余香还未散尽，
遗落的散曲仿佛一串滴落在青石板上的露珠，
风带走了那一缕柔婉……
转角处不是尽头，芭蕉是构思的秘密，
或许五月以躲藏的方式，让人猜测。
只是那飘曳的裙裾，
我曾在五月的天空见过——
火一样的红！

汉江奇石飘异彩

汉滨 李永明

美丽的汉江不仅风光旖旎，水色蔚蓝，更重要的是盛产一种自然天成，或似花鸟草虫或似生禽猛兽的石头，这些石头图案栩栩如生，独特稀有，巧夺天工，这就是饮誉大江南北的汉江奇石。

汉江是安康人的母亲河，境内主要由低山和丘陵构成，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年四季，碧波荡漾，河岸风光无限，水色如画。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流域长，覆盖广，石种丰富。汉江两岸崇山峻岭多，沟河星罗棋布，蕴藏着丰富的奇石资源。汉江石是河床卵石，由砂岩、泥岩、灰岩等组成，经亿万年的地质变动、风化侵蚀、水流冲刷，其天然纹理构成各种景物、人物、飞禽走兽等极具观赏价值。汉江兼南北水域优势，所产奇石其大者可立于广庭之中，阳刚而大气；其小者可比雨花石，文雅而温情。如武士如美人，令人过目难忘。汉江石主要特点是质地坚硬、触感柔和、色彩丰富、造型奇特，敦厚逼真，尤其以各种蜡石比较多见。汉江石有汉江红、釉光青、竹叶石、彩陶石等数十个品种。是陕南水丰物美人文精神的特殊载体，极具收藏价值。

汉江奇石有着朴实无华的外表和坚韧、粗犷的性格，与古老陕南人的品一脉相承，没有修饰和华丽的外表，没有光怪陆离的色彩，更没有流光溢彩的光芒，显的朴实无华，而又出其不意的精绝、古朴、典雅。从60年代初期开始，懂石者都玩起了奇石收藏，收藏的人凤毛麟角，当时的汉江奇石观赏价值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收藏界都以玉石、古木、崖柏、名人字画、黄花梨为主。从80年代后期，安康几位收藏爱好者发现了汉江奇石的无穷魅力，多次拿着汉江奇石到省内外参加奇石展览，独特的石头，逼真的画面，来自汉江水域的天然图案，引起了收藏界的高度关注，汉江奇石一下子成为收藏界中的珍品，安康的奇石收藏者从此厚积薄发。

年龄大的作为一种养生活动，乐此不疲。小的跟着年长的学习淘石技术，这些独特的汉江奇石经过长时间的风蚀雨浸，日积月累的沉淀，经汉水的冲刷和地运动，普普通通的石头沉睡汉江数百年，经过洪水的潮涨潮落，将石头冲刷打的惟妙惟肖，形成了一块块造型特异的奇石珍品。

汉江奇石在中国观赏石家族中是比较独特的，原生态的石头苍劲有力、纹理流畅、富于变化，奇石上呈现平纹、凸纹、凹纹、交叉纹、叠纹的纹理。表现的形式有深雕、浮雕、透雕、漏雕直至圆雕，让人意想不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如此神奇，纹理扩张蔓延，奥妙无穷，极具美感。汉江奇石的美在纹理以及纹路的变化上的千姿百态，一道道神奇的线条，有的似流云，有的似金蛇狂舞，有的似水波荡漾，有的似素描线条。汉江奇石的水彩也很丰富，有金黄色、黑色、褐色等水彩，使人赏心悦目，百看不厌。因此汉江奇石在收藏界中大放异彩，受到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的追捧和喜爱。

在安康汉江奇石收藏人群中，有一位收藏老人，收藏的奇石以品种多样而著称，如果你走进他的奇石收藏间，你会发现，这里简直是汉江奇石的世界，2000余块奇石错落有致，全部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让人震惊称奇。在他的收购生涯中，值得他高兴的是他曾经收藏了两块伟人奇石。两块普通的汉江石黑白相间，一块图案很像伟人毛主席，一块图案很像敬爱的周总理。浑然天成，图案逼真，全家人像宝贝一样珍藏至今。他的藏品中还有鉴真东渡、藏獒、警犬、汉江垂柳等，成为安康奇石收藏中的珍品。由于对汉江奇石的珍爱，目前，在安康有两百余人持续的还在收藏着汉江奇石，他们把收藏汉江奇石融入生活的一部分。一块奇石是无言的诗、不朽的画，是无声的歌、不歇的舞。

赏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发现艺术，是一种心境艺术。人们休闲的时候，到汉江去捡石，或者是到市场上去选购几块奇石，经过一番清理与思索，再配制上紫檀或者黄杨木座架，或直接置于艺盘当中，就成为一件素雅别致又富有创意的艺术品。每一枚奇石都包涵一种世界、一种春秋，它是掌中山河，案上乾坤，令人百看不厌，爱不释手。饭后茶余，细细品味，可以让人领略到无穷的情趣。

近几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河湖的生态治理，对汉江进行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的行为，坚持管护与开发同步，打造碧水蓝天，构筑水生态的优美画卷，这也为汉江奇石的管理开发提供了良好机遇，建立了安康赏石协会，发展会员500余人，让这一汉江瑰宝熠熠生辉，成为中国收藏界的地标奇石，成为汉水文化的一种符号。

采茶姑娘 汉阴 陈宝霞 作